孙丽萌文集

JUESE

绝色

长篇小说卷

远方出版社

孙丽萌文集

长篇小说

绝　　色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色/孙丽萌著. —2 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7
(孙丽萌文集)
ISBN 978-7-80595-718-0

Ⅰ.绝… Ⅱ.孙… Ⅲ.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008 号

孙丽萌文集·**绝 色**

作　　者 孙丽萌
责任编辑 刘卫伟
封面设计 游　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191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5-718-0
总 定 价 340.00 元
本册定价 28.00 元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写给自己的话

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因为酷爱读书就胆大言不惭地对人说：长大要当一个文学家。其实，那时候你对“文学”二字的含意懵懂而又懵懂，对“文学家”的含义就仅限于手中捧着的那一本本厚重的书籍和里面充满了知识的神秘世界。直到今天，你一想起那个纯真得似乎有些傻气的女孩子自信满满的“理想”就会眼眶湿润。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手中捧着厚厚书籍静静阅读的孩子了。但你还是时常想起小时候在郊外的草丛中，沐浴着灿烂阳光读书的情景：那泛着草地和泥土芳香的滋味令你留连。尽管那时候在别人眼中有几分古怪的小女孩早已远去，但你依然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你拥有的是一个孤独的童年。你从未有过亲密的朋友和小伙伴，在你的记忆中你的“玩伴”仅仅是一只小仓鼠和一只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瞎了眼的兔子，剩下的就只有一本本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了。父母亲只为你的不贪玩和爱读书视你为听话的乖乖女。当然还有可以为父母分忧的家务活。直到许多年后，当你步入社会，当你懂得回首审视自己，才明白，那个孤癖而怯懦的小女孩在不知不觉中于书中早熟，畸形的早熟使你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当你意识到现实的世界根本无法为你遮风挡雨时，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时的你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

尽管每个人的一生都注定了要经历风风雨雨，尽管你在不知不觉间长大成人，然后为人妻为人母，尽管你的成长和许多普通人一样不容易，你依然庆幸读书毕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进入了警察的行列。从一个普通的小“片警”成为作家。又从一个作家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一次次的蜕变虽然也包含了奋斗的艰辛和不易，但你还是对命运给你的回报心存感激。

回顾这许多年的历程，你在内心深入珍藏着父母曾经对你说的话。你父亲对你说：“有堵墙就倚着，没堵墙就立着。”母亲告诉你：“谁有不得自己有，谁行不得自己行。”现在看来虽然父亲的话稍显中庸，但两位老人都是希望你能够自立自强，随顺做人。父母朴素的两句话恰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座右铭。也成就了你简单而普通的“蚯蚓”生存理论：默默耕耘，以曲求伸。

如今的你拥有了你所能够拥有的一切，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等等……所以，你怀着感恩的心将这套文集献给所有你所深爱并应该报达的人们。虽然水平离小时候憧憬的“文学家”预期甚远，但那所有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你的真诚和感激。

作　者

2009 年 10 月 18 日于呼和浩特寒香阁

美与丑是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极致，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它们彼此强烈地排斥着，但它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共生共存的必然。所以，当这两个极致突然互为融合之后，便如同母腹中娩出的连体婴……

第一章

1

“啊……喔哟……”

一个女人凄惨的嚎叫使所有走在戒毒所长廊上的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徐所长，是秦秀儿吗？”走在戒毒所所长徐卫民身边的佳嘉美集团董事长伊梅妮突然问道。

徐卫民不觉一愣，因为秦秀儿这次悄悄回云州市戒毒对外一直是保密的，就是戒毒所除了他和少数主要医护人员外，没人知道真实情况，秦秀儿入所的名字用的是化名。

本来，为了修建戒毒所，徐卫民请示市公安局的领导后，决定向社会征集一些资助；今天原定的是佳嘉美集团设在云州市的分公司经理要来戒毒所参观，答应捐资六万元，但条件是要有新闻单位为他们公司做一下宣传；徐卫民一想，反正修建戒毒所向社会征集资助的事也需要宣传一下，一举两得的事，也就同意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佳嘉美集团云州分公司打来电话，说总公司董事长伊梅妮来了，提出要

到戒毒所参观;并且说,如果顺利,捐款还会增加一些。

上午九点钟,在众多新闻记者的簇拥下,徐卫民见到了伊梅妮。这是一个气度不凡的女人,无论她那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的窈窕身姿还是遮住半边脸的乌发,都给人一种神秘感。徐卫民无法判断出她的真实年龄,只是通过她的举止神态感觉她的年龄应该是在三十岁以上。

可是,徐卫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据说是第一次到云州来的董事长居然认识秦秀儿,并且只通过秦秀儿的叫声便认出了她,这让徐卫民感到十分为难。

伊梅妮的话在身后的记者群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秦秀儿,就是那个名模吧?"

"听说她去了香港,怎么会在这儿,还吸上了毒?"

徐卫民很快做出了反应:"不,她不是。她叫胡青,前两天才进来的,现在正处在脱瘾期。"他镇定地解释着,然后做了个请的手势:"咱们继续参观吧。"

伊梅妮朝徐卫民注视了一下,那张美丽绝伦的脸上冷冷地蒙上了一层寒气:"你撒谎,这是她,一定是她。我要去看看她。"

徐卫民竭力想劝阻她:"真的是胡青,每一个入所的人我都知道。"

"我知道这绝对是她。你不可能知道我对她有多么熟悉,哪怕只是轻微的呼吸……"伊梅妮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也许……也许她现在的名字叫胡青。但无论她叫什么名字,我都要去看她。"她说着不再理会徐卫民的劝阻,旁若无人地径直向强戒室——叫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徐卫民知道拦不住,也瞒不住了,连忙从医生手里拿过一件白衣,追上去递给了紧跟在伊梅妮身后的秘书肖琳琳。

伊梅妮身后的随从、新闻记者们也紧跟着追了上去。

转眼之间伊梅妮已来到了强戒室门口。门口挂着一个小牌子,上边写着:胡青。

秘书肖琳琳将白衣披伊梅妮身上，徐卫民上前将门推开，此时，他已无法控制局面，只能顺其自然了。

“啊……不……”惨叫声中人们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病床上挣扎着、扭动着，乱麻般的长发使人们分辨不出她的长相。按规定凡进戒毒所的人必须将头发剪短，以免毒瘾发作时自伤，但秦秀儿的情况特殊，因此也就破例了。

两名医护人员气喘吁吁地控制着她，但她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拼命挣扎着。

强戒室里的设置和医院里的单人病房有些相似，除了房屋显然过于陈旧，就是墙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远离毒品，走向新生。

“放开她，你们放开她……”伊梅妮颤声说着向病床前走去。

“你等等……”徐卫民一把没拉住，伊梅妮人已到了床边。

显然是失去了理智，看到有人进来，秦秀儿像是发了狂似的嚎叫着：“四……号，给……我……四号，拿四号……来……”然后猛地挣脱了医护人员的控制，挥舞着双手，瞪着发红的眼睛向伊梅妮扑了过来……

“啊……”人们惊叫着向后退去，只有伊梅妮愣愣地站在原处。

“小心……”徐卫民眼疾手快猛地推开了伊梅妮，秦秀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医护人员冲上去将秦秀儿按住，然后又将她抬到了床上。

秦秀儿这下子摔得不轻，额角上向下滴着血，但她仍在不停地嚎叫着：“杀了我……求求你们杀了我吧……”接着嚎叫变成了痛哭。

护士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终于，秦秀儿安静下来了，此时的她衰弱得命如悬丝。

强戒室里静了下来，人们默默地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也没人想要说什么，只有电视台的记者仍在忙碌着。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伊梅妮喃喃地说着，由于内

心的伤痛和惊慌，她的眼睛里游移着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

她的脸上多了一道细细的血痕，那是秦秀儿给她留下的，年轻的女秘书肖琳琳想用手绢给她擦拭，被她轻轻地推开了。

“真是秦秀儿。”有人认出了她。

秦秀儿的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颊深深地凹进去，长长的脖子、突出的锁骨，使人难以相信，眼前这位形同枯骨的女人，就是曾经在全国模特儿大赛中拿过大奖、素有云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秦秀儿。

她是怎么弄到这个地步的，除了徐卫民略知一二外，人们一无所知，因为她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在新闻媒体上露面了。社会上曾传言她去了香港，但对她染上了毒瘾的事情并无传闻。所以，对于极富职业敏感的记者们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伊梅妮来到了秦秀儿的身旁：“秀儿，秀儿，我是梅姑，梅姑呀。”

秦秀儿无力地睁开眼睛，虽然她的目光显得迟钝，但看得出来，她已经开始恢复理智了。

“你……你真的是梅……姑？……”她认出了伊梅妮，眼睛里闪过一丝激动，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梅姑，梅姑，救……救我，救救我……”

“你放心，我会的。我……一定……你……你好好地……把毒戒……戒了…我……会再来……看……你……”泪水滴滴洒落在秦秀儿的脸上、手上，在场的人都不禁一阵唏嘘。

伊梅妮几乎是泣不成声地离开了强戒室。

伊梅妮没有在戒毒所再停留，也没有再去参观任何戒毒设施，但她在临走时问徐卫民：“修建整个戒毒所大约需要多少资金？”

徐卫民想了想说：“五十万吧。”

伊梅妮说：“那好，修建戒毒所的所有费用我们佳嘉美集团全部出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2

刑警大队长唐枫分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走进案发现场。

“老毛，怎么样？完了吗？”他向正在埋头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的醉猫毛清水问。

“噢，唐大队长……差不多了。”醉猫合上笔记本叹了口气，指着已经装进黑色塑料袋中的尸体说：“真可惜，只有十五岁。一朵花才开就谢了。毒品……真是害人不浅啊。”

“又是吸食过量？”唐枫边打量着现场的环境边问。

这是一套装修古朴典雅的单元楼房的客厅，皮制的沙发旁零乱地抛着一些衣物，一看就是主人好久没有回来。

“初步结论是这样的。不过……”

“不过什么？”唐枫敏感地注视着醉猫。这两年醉猫成熟了不少，已经被提升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成了唐枫得力的助手。唐枫知道，醉猫一般很少提出疑问，一旦有了疑问，便是他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你也看到了，死者刘诗韵的家庭条件很不错，她的父母都是云州大学的教授，现在正在欧洲讲学。至于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我们还不掌握。刚才法医验尸时发现，她身上只留下一个注射针眼还有几处轻微的伤痕，但她衣着整齐，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很像是死于吸毒过量，当然也不排除自伤的因素。如果是另外一种因素，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你是说……他杀？”唐枫会意地说。

“对。你记不记得两个月前那个叫汪霞的女孩？她们的情况非常相似。……近两年……”正说着，一名技术员从里面的房间探出头来喊：“唐队……毛队……”

唐枫、醉猫一起赶过去：“什么事儿？”

“这儿有血迹。”

他们进到里屋。这个房间显然是刘诗韵的卧室，布置得令人走进

来便会感到强烈的青春气息，无论是床上的毛毛熊，还是吊在窗口的风铃，都不会让人将这里的主人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血迹很新鲜，就留在整洁的写字桌的侧面，像是不留神甩上去的。

“瞧，这里还有一些玻璃碴。”

玻璃碴非常细小，不刻意地观察很难被发现。

唐枫问：“死者的身上有破损的地方吗？”

“没有，她的尸体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的。”醉猫说。

唐枫沉吟着若有所思：“看来，这个案子真的不简单哪。老毛，让大家尽可能仔细地提取所有证物，尽快送检。”

“诗韵……诗韵她怎么了？”

“哎……你是谁？怎么乱闯呀……”

客厅里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慌乱、拖着哭腔的声音。

唐枫和醉猫闻声来到了客厅。

一个和刘诗韵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满脸是泪、手足无措地站在客厅，正在勘查现场的民警显然拦阻了她。

“别着急，告诉我们，你认识刘诗韵吗？”醉猫一边尽量地安慰她，一边问。

女孩子点点头，抹着泪：“她被人杀了吗？”

“你……”唐枫只说了一个字，便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他问醉猫：“有空闲的房间吗？”

醉猫明白唐枫的意思：“去书房吧。”

唐枫和醉猫带着女孩子来到了书房。真不愧是教授的书房，四面的墙壁除了门窗外全都是从地到顶的书架，墙角里还散乱地堆着一些书籍。中间的写字台被一块布单盖着，上面满是尘土，一看就是很久没人用过了。

进了书房那女孩子还在抽抽噎噎地哭着。醉猫想找个椅子给她坐，但看了看书房里除了字台后边那张满是灰尘的转椅外，并没有可

坐的地方，也就没张罗。

“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唐枫问那女孩。

“王华……”女孩还在哭。

“那么，好，王华，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刘诗韵是被人杀死的？”唐枫接着问。

女孩怔了一下，抽泣着说：“她……她自己说的。”

“她说是谁要杀死她？”

“她没说是谁。”

醉猫凑过来对女孩说：“别着急。你知道，我们都是警察，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给我们讲一下。”

女孩点点头。

看到女孩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醉猫尽量将声音放温和了：“刘诗韵是什么时候对你说有人要杀她？”

“昨天……”

“昨天？”唐枫和醉猫不由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意思是：这么巧。

女孩王华接着说：“昨天放学后刘诗韵让我到她家帮她做作业……”

“帮她做作业？”醉猫不解地问。

“是啊。你们不知道，自从她爸爸、妈妈出国以后，她不知为什么突然不爱学习了，说一看字眼睛就疼。我们是好朋友，自然就帮啦。”

“好了，接着说。帮她做完作业了吗？”唐枫将话题引回了正题。

“没有。”

“为什么？”

“才做了一半，诗韵就接到一个电话。”

“是谁打来的？”

“不知道。反正她接了那个电话以后显得有些害怕，她对我说有人要杀她，我以为她开玩笑，她这个人，有的时候总是喜欢干冒险的

事，玩个性，挺前卫的，我也没有在意。后来她让我走，我问她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她笑着说她有保护神陪着呢。不过……临走时她拿了一包东西交给我，让我替她保存一夜，第二天带到学校去交给她。今天早晨我去学校，可她没去，所以，一放学我就到她家来了。外面的人说她死了，我想，那肯定是被人杀死的。”王华说完了，望着唐枫和醉猫，一脸的眼泪，一脸的迷茫。

几乎是同时，唐枫和醉猫问：“她交给你的东西呢？”

王华打开书包，从里边掏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

唐枫接过塑料袋，感到手里沉甸甸的，塑料袋里的东西是硬邦邦的一个方块，他的心不觉收紧了。

打开塑料袋，里边裹着几层油纸，揭开油纸……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大约一公斤左右的海洛因。

这么大数量的海洛因使唐枫和醉猫大感震惊。因为在云州市公安局历史上破获的贩毒案件中，这样的数量已属罕见，更何况是出自一个少女之手。

“警察叔叔，这是什么呀？”王华睁着好奇的大眼睛。

“很重要的东西。”唐枫将海洛因包了起来，他和醉猫都为这个女孩子感到后怕。

“王华，这样吧，你和叔叔去趟公安局好吗？”醉猫说。

“去公安局干什么，我知道的都说了？”王华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不觉哭叽叽地说。

醉猫说：“没什么事，只是你说的这些我们得记下来，这里又没有笔和纸。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况，对破案很有用处，我们还没感谢你呢。”

王华听了便不再说什么。

出了书房，来到了客厅，刘诗韵的尸体已经运走了。

唐枫对醉猫说：“你留下来继续勘查现场，做好善后。我先带王华

回队里，你完事了马上到我办公室。”

“好吧。”

临出门时唐枫的目光落在了墙上刘诗韵的照片上：那是个美得如诗如画的少女……

3

“怎么，行政科副科长他不干？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云州市公安局长雷以明生气地从椅子上欠起身来又坐下了。

“这不明摆着，官太小了呗。”办公室主任一副不屑的样子：“没办法，谁让人家的叔叔是财政局局长呢。”

雷以明一听更火了：“财政局局长怎么了？那50万是修建戒毒所的专款，政府批的，他凭什么不给？”

“雷局长，人家可没说不给。只不过是上半年的计划没了，让咱们等下半年。”

“不正之风，不正之风真是无孔不入。当时我就反对拿这来做交易，是你们说一个行政科的副科长无关痛痒。现在可好，人家得寸进尺地来讨价还价了……”

“雷局长，你也别为这生气，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我看呢，不行就给他个办公室主任助理得了。”

办公室主任的一番话令雷以明哭笑不得：“你怎么这么糊涂？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是组织部长？且不说编制上就没有这么个职务，就是有咱也不能拿组织原则开玩笑呀。”

“那你说怎么办？”办公室主任年龄比雷以明大些，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此时，平日里还算是圆滑的他眉头愁得皱在一起，习惯地用手在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上挠来挠去。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雷以明拿起了电话：“喂，啊……卫民呢，噢……很好，很好……我知道了……就这样。”

挂了电话，雷以明一脸轻松地对办公室主任说："别发愁了。我以为真的是一泡尿憋死英雄汉。告诉他，他嫌官小，我还不给了呢，让他明天回原单位上班。"

办公室主任显然被雷以明弄得有些云里雾里："那……那……"

"那什么那，回去等着吧，明天就会有50万到账，保你误不了工期就行。至于财政局的那50万，下半年就下半年吧，反正他早晚得给。"

"雷局长，真有你的，我……"办公室主任恍然大悟地拍了下脑门，"嘿嘿"地笑了起来。

看着办公室主任兴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雷以明靠在椅子上想：这个佳嘉美集团真是财大气粗，一出手就是50万，真够大方的了。今年是国际禁毒年，全国上下禁毒工作态势很好，中央为此还专门下了五号文件。近几年来，云州市吸贩毒人员不断地增多，涉毒案件大幅度地上升，再不着手治理，社会治安就成大问题了。目前，虽说是禁毒工作经费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云州市的财政也很紧张，但从这次佳嘉美集团一次就捐款50万元修建戒毒所的举动来看，只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想到这里，雷以明不觉心头一亮，他一伸手拨通了市委书记焦启发的专线电话。

一出办公室的门，雷以明就看见副局长罗长青急匆匆地朝自己走来。

"雷局长，您出去呀？"

"是啊，我到市委焦书记那去一趟。有事吗？"雷以明并没停住脚步边走边问。

罗长青紧跟了几步对雷以明说："上午，唐枫他们查获了一公斤海洛因。"

罗长青的话音刚落，雷以明一下子停住了脚步。作为云州市的公安局长，他明白一公斤海洛因意味着什么。"从哪儿查获的？"他问。

"是从……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情况挺复杂的。您看……要不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